

我们的节日 中秋



明月的呼唤

□周元桂

人们惬意，孩子们手拿月饼、水果在月光下嬉逐。邻居们也凑过来聊起了秋收、年成和生活的话题。当近郊的稻香一阵阵飘来时，我的耳际因之而响起了辛弃疾的诗句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，其情、其境、其景，美不胜收也。

于是，我抽身去旷野逐清幽、享宁静。月光渗透着绿韵，山林沟壑和村舍阡陌怡然而静谧，给人以超凡脱俗之空灵感。当月近中天时，月光浓稠起来，仿佛用手抓一把，便会在手指上凝成膏脂。月光如瀑，倾天而泻，颇有明亮纵极目、清幽泽寒躯之感。从而升华了我对明月的认识，深感明月既胸怀博大，又柔情似水。可见古人用“敬月”二字回馈中秋月，不无道理。敬，不只是尊敬，还有敬畏之义。中秋月为人类酿造了如诗如画的意象和无限温馨，此情

境唯独月下，其月韵之美无与伦比！因此，回馈中秋月一个“敬”字，她是受之无愧的。

故而，明月自古就有号召力，尤其是中秋月的呼唤，惊动了无数思乡游子，连狂放不羁、乐于纵游的大诗人李白，见到明月都暗自低吟“低头思故乡”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，更是对明月喜爱之极。丙辰中秋，他因思念胞弟苏辙，而创作出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，千古传颂。

唐朝宰相张九龄有诗曰：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道出了盛唐时歌舞升平、四海安宁之景象。我很欣赏这两句诗，但儿子刚赴美读博那年中秋，我对“天涯共此时”一句忽有新解。因为儿子与我们相隔万里之遥，且有时差，他是不可能与我们同时赏月的。随即写了一首七律，其尾联是：

“赏月一轮时不共，惟驰思念伴光行。”不久我赴美探亲，儿子说，中秋圆月让他的思乡之情倍增，只是这里人对中秋月并不另眼相看。

近年来，贴着中秋之夜读月，常发思古之幽情，祈盼中秋节俗能回归正宗。对于漂泊的游子而言，中秋节的内涵应随着光阴的脚步而不再局限于一壶清茶、一盘月饼，以及亲人间的形式主义聚餐了，应该着重挖掘一下中秋节的民俗色彩和人文内涵。人在异乡，风雨吹不断游子对故乡悠长的思念，当身边不再有亲人环绕，方知拥有亲情的可贵。面对中秋月光的深情呼唤，遥相呼应，你才不会忘记自己根在何处。君知否？人若不知根脉之所在，就只剩下黯然失色的归处了，岂不悲哀哉！

月光(外一首)

□张凡修

渔人收起择净鳞片的空网
挂在天上
前后皆暗夜
有月光参照的黑
从窟窿漏下来

这么多年
我一直是八月的旅人
每每在中秋归来
月光依旧
圆润、细碎、铺排
如此近。我踩着细碎的光芒
像鱼群嚼着麦秆

我真想做一个浇地的人
至少，那么多的白
顷刻流向我

今晚的月光

今晚的月光，长着荞麦皮一样的棱角。扎进这座城市
不怎么尖锐，但有些蹂躏
蹂躏得从未体验过，这般的痒
兴许是母亲在枕头里
掺了三颗棉籽、六颗红豆、九颗饱谷
三六九，好好宿
但我没有黑夜的朋友
躲进出租屋里，就只有月光作伴
或许是想家了，我割开枕头
掏出一把荞麦皮，开始揉搓
今晚的月光

中秋节

□陈虹

中秋节
有人忙着团聚
有人耽于奔波
艳阳照耀笑容
也映透汗水与眼泪
秋风和煦中
落叶亲吻大地
果实缀满枝头
田园一片金黄碧绿
母亲张望盼儿归来
孩童欢喜蹦蹦学步
有情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
秋风和煦中
人世间的悲欢离合
生老病死
都是那么自然
世间万物聚在金秋
万古相思化作
今宵的一片月光
他恰似一双温柔的手
牵引着我们走过似水年华
和最美的时代

思念是圆的

□曼古乔

我最爱的一个词语，叫“重逢”。入秋的时候，有个朋友感慨，“一转眼，我竟与许多人，见了最后一面。”我先是一惊，继而想到，幸好还有“重逢”这个词，因为只要我们愿意，想见的人还是可以再见的。

上学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几何，在所有几何图形里，又最爱圆形，因为它起笔和落笔的点，能以最快的速度重逢。我常常把大大小小的圆叠放在一起，组成各种新图案。总归在我心里，无论圆形如何排列，都是完美的。

我想，如果思念有形状的话，那一定是圆形的，真正相互挂念的人，总要在圆形的轨道上不停地重逢。艾青在诗中说，“我的思念是圆的/八月中秋的月亮/也是最亮最圆的。”那样的月圆之夜，我们能想起什么？中秋将至，月亮总将自己的脸修饰一番后才出门，走着走着，就停在了我窗前。举头望明月，我想起了故乡；月是故乡明，月也是故乡圆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中秋之夜的月亮总是栖息在我家院子的大树上，一根树枝像一只手，托着月亮，让月光聚焦在我家院子里，让它独自为我家照亮，我甚至会有些自私地想把月亮占为己有。中秋前后正是收花生的时候，院子里堆放着一米来高的花生垛，有月光照着，沉甸甸的果实清晰可见。我们围着花生垛揪花生，听父亲母亲回顾他们小时候的趣事，笑声时不时地在院子里回荡。我抬头望见树上的月亮，仿佛听见它也发出了声。

母亲从揪好的花生中挑拣些饱满的，洗净之后上锅煮，放些桂皮、香叶，再添点调料，不一会儿，香味就从沸腾的汁水里散发出来了，勾起一阵阵馋意，我们哪还有心思揪花生，脑海里只装得下那一轮大月饼，只想早点过中秋节。父亲停下手中的活，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尘，把双手擦干净，搬来一张方桌，放上苹果、饼干、麻糖和一个大圆月饼。父亲对着月亮念一句“人寿年好，五谷丰登”后，就开始分月饼了。

月饼里丰富的五仁馅料是最馋人的，一刀切下去，听到“咯噔”一声，那一定是切到了馅里的冰糖。用小手接过父亲递来的月饼，我们轻轻咬下去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哪一口会咬到冰糖，就像吃饺子吃到了幸运币一样，“咯噔”一声，好运降临。那种甜甜的喜悦，留在了我们整个童年过中秋节的快乐。

年少时最美好的事莫过于与家人在一起，在古老的风俗里体验节日的仪式感，获得最朴实的传承。亲情，在澄澈的月光里涤荡得愈加纯粹，散发着人间烟火里的温情。

如今，我在月光下想起许多往事，想起一些很久未见的人，没再返回的地方。如果思念是圆的，你的想念正好也是我的想念，那么，我们终究会重逢。



蟹肥酒香 朱屹瞻/绘

故乡那轮明月

□吕绍联

那年秋，娘跟我说：“今年回来过中秋节。”娘从1952年脱产已经三年没有回来过中秋团圆了。

农历八月一到，我就忙着准备过中秋节的事。爹说：“也让你娘的干娘知道这事吧。”爹和娘从小就没有父母，认了这个干娘。解放前她多次接济我家，有一次还把娘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。她是娘的救命恩人，娘当她是亲娘。

干外婆家境好些，八月初五就带信给乌衣有名的茶点师傅，让他给娘做一个精美的三层大月饼，十五晚酉时准时送到固镇村赵庄。八月十二，我就邀发小六一子、栓柱子、大牛子撑着腰子盆下菱角塘去采菱子了。十五那天清晨，爹一早去老街打肉买菜去了，我与小伙伴把大锅灶烧翻腾起来了，里锅煮成肉，外锅炒菱角。全家甚至整个小吕庄都沸腾了。中午，干外婆亲自掌厨，红烧肉、炸藕夹、焖黄鳝等十多个菜一摆上了八仙桌。老爹也想露一手，他用瓦罐炖起

老鳖咸肉汤，别说真是一绝呢，香味四溢，就等娘的到来。

下午五点半，我就吵着要到乌衣火车站去接娘。外婆说再等半个时辰去正好。想见娘的心鼓动着，不顾大人的阻拦带着小伙伴早早地来到了火车站。站里人说，还早呢，火车起码还得一个半小时才能进站，于是我们耐心地等待着、等待着……

时间像在跟我闹别扭似的艰难地挪移着，我像个被禁锢在黑屋里的小儿郎，左盼右顾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突然车站喇叭响了，说这班车晚了。这消息真如晴天霹雳，我哭了，崩溃了。

大约晚十点，火车“呜呜呜”叫了，我在月光地上跳了起来，冲破人群朝着站外奔去，一头扎进娘的怀抱，紧紧拽住娘的双手不肯放开。

月光如水，白路似龙，爹挑着娘的行李，我在前头带路，娘挽着干外婆跟着我向赵庄走去。到家了，全家人都站起来。大家向娘

问长问短，这时大伯站起来说：“多少年来，我们吕家一直生活在这个小村庄。挣扎着、劳碌着、奋斗着，现在翻身做主人了，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。今天是中秋节，能在这里幸福地团聚，我们吃水不忘挖井人，翻身不忘共产党。”接着娘说：“今年中秋一般啊！我们又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但是胜利属于人民。乡亲们、孩子们，让我们赏月敬月分享月饼吧。”我们几个小孩一哄而起，把柿子、石榴、栗子、黄梨、菱角一抢而空，还把分得的月饼用纸包好，明天带到学堂送给老师。干外婆感动地说：“你们赶上好时代啦！”

不知谁提议说唱支歌，大伯父学问最高，他高声朗诵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气势磅礴，古曲雄壮，引来不断的掌声。老大哥也不示弱，他抽出一支短笛，一曲《彩云追月》婉转悠扬地从竹笛中飘然而出，顿时掌声贯耳。这歌声、笛声惊动了前后庄的父老兄弟，许多人蜂拥而至。这时大家把目光都聚在了娘的身上，娘不慌不忙走到场中央，唱起了怀远民歌《摘石榴》，宣传了婚姻法，赢得满堂喝彩。不知哪个嫂子想逗乐，嚷着让我也唱一首歌。在娘的鼓励下，我壮着胆唱起了“雄赳赳，气昂昂。跨过鸭绿江，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……”随着我的歌声，和者越来越多，最后全庄人都唱了起来。娘说：“宝子你把全庄人都带动起来了，把这次的中秋团圆节推到了高潮。”

月亮早已偏西，但月光浩瀚如银盘笼罩着大地，村庄显得格外静谧。子时早过了，该散场了，大家在流连中不舍地挥手告别，都表达了一个意愿——明年此时再团圆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再也没有下一次的团聚了。虽然那次团聚延迟了，时间拖长了，但大家是高兴的、是开心的、是快乐的。

六十多年过去了，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，那场中秋团聚的热烈气氛总是不断地涌动在我的心头，那情那景仍历历在目。

故乡那一轮明月永远挂在我心中，那么沉静，那么明亮，那么柔美，那么动情。

